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学研究·总第二十五集，2018年·秋冬卷 / 阎纯德主编。—北京：学苑出版社，2018.11

ISBN 978-7-5077-5586-2

I . ①汉… II . ①阎… III . ①汉学－文集 IV .
① K2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56167 号

汉学研究编辑委员会

顾问 汤一介 李学勤 袁行霈 李零

倪海东 崔希亮 李向玉 安启元

主任 刘利

主编 阎纯德

副主任 韩经太

副主编 周阅

副主编 陈冀

副主编 乐黛云 王宁 王晓平 方方

刘顺利 严绍璗 李明滨 李月华

宋绍香 杜道明 张西平 张国伟

张华 何培忠 杨玉英 陈玲玲

周阅 段江丽 耿昇 耿幼壮

柴剑虹 钱林森 钱婉约 徐元华

郭鹏 阎纯德 阎国栋 黄晖

熊文华

出版人：孟白
责任编辑：杨雷 张敏娜
封面题字：朱天曙
封面设计：徐道会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ress@163.com

销售电话：010-67601101（销售部） 67603091（总编室）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尺寸：710×1000 1/16

印张：41.5

字数：650千字

次：2018年11月第1版

次：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制：80.00元

· 王阳明域外传播与研究 ·

欧美王阳明研究（1900—1950）

[美] 伊来瑞（George L. Israel）著 王英译

20世纪10年代以前，王阳明在西方并非文章或书籍中的特别主题。然而，他的生平和哲学，甚至是他的著作，出现在其他类型的文献中，例如历史，词典，百科全书性质的著作。^① 在20世纪20年代，这一局限被突破：由于他在日本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对他著作的兴趣在中国重新复苏，他日益受到生活在中国和日本的传教士和学者们的关注，并且通过他们的著作，也受到了生活在欧洲和北美的学者的关注。

1972年，陈荣捷在他的王阳明研究目录提到，“弗雷德里克·亨克是西方研究新儒家心学派的领军人物”，同时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学术界对王阳明思想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②。据他推测，1940年以前，这方面的出版物仅有四本，其他都是于1955年以后出版的。但陈荣捷遗漏了一些著作，并趋于淡化20世纪上半叶王阳明研究的成果。形成这种局面的部分原因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中国学者移居美国，王阳明研究进入了全新阶段。显而易见，这些学者——如陈荣捷、张君劢、杜维明、秦家懿——主要依靠第一手中文数据，几乎不需要查阅西方文献，因此早期研究基本被超越，无人问津。

然而，20世纪初期，在欧美，王阳明研究进入新阶段，出现了王阳明文集的译著，以及关于他生平和思想的专著、论文及哲学通史。本文旨在重现

^① 参见 George L. Israel《1916年前西方文献中的王阳明》，载《第十八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2017年。

^② Wing Tsit-Chan, “Wang Yang-Ming: Western Studies and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2, No. 1, January 1972.

20世纪上半叶期间西方王阳明研究

一、王阳明研究

鉴于20世纪上半叶时期罗列，也是颇有裨益：

1. Frederick G. Henke, “Wang Yang-ming”,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43, 1923; reprinted in *Monist* 24, no. 1, Jan., 1913: 46—63.
2. Frederick G. Henke, “Wang Yang-ming”, *The Monist* 24, no. 1, Jan., 1913.
3. Frederick G. Henke, “Wang Yang-ming”,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1916; several reprints.
4. J. J. L. Duyvendak, “Wang Yang-ming”, in *China Tegen de Haarlem*, 1927; several reprints.
5. Lyman V. Cady, “Wang Yang-ming”, *The Monist* 38, no. 2, 1925.
6. Wang Tch'ang-Tche, “Wang Yang-ming”, in *China Tegen de Haarlem*, Shanghai: Imprimerie de-Toung-Pao, 1927.
7. Chang Yü-Chüan 张玉川, “Wang Yang-ming”,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 no. 2, 1928: 252, 319—374, 473—517.
8. 中国哲学史中关于介绍
9. 1. Léon Wieger 戴遂良, “Wang Yang-ming dans les Annales Religieuses et des Opinions Chinoises”, *Annales Religieuses et des Opinions Chinoises*, Hien, 1917; several reprints.
2. René Grousset 格鲁塞, “Wang Yang-ming dans l'Asie Ancienne”, *Revue des Etudes Asiatiques* 1, 1917.

^① 这些文章后来出版成书，见 Léon Wieger 和 René Grousset 的《王阳明》。

20世纪上半叶期间西方王阳明作品的研究史。

一、王阳明研究之起源与特点（1900—1950）

鉴于20世纪上半叶时期，有关王阳明的文章和书籍屈指可数，因此将其罗列，也是颇有裨益：

1. Frederick G. Henke 亨克，“A Study in the Life and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44, 1913: 46—63.
2. Frederick G. Henke, “Wang Yang-ming: A Chinese Idealist”，*The Monist* 24, no. 1, Jan., 1914: 17—34.
3. Frederick G. Henke, *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 La Salle: Open Court, 1916; several reprints.
4. J. J. L. Duyvendak 戴闻达，“Een Herleefd Wijsgeer [A Resurrected Sage]”，in *China Tegen de Westerkim* [China against the Western Horizon], Haarlem, 1927; several reprints.
5. Lyman V. Cady, “Wang Yang-ming's Doctrine of Intuitive Knowledge”，*The Monist* 38, no. 2, 1928: 263—291.
6. Wang Tch'ang-Tche 王昌祉, *La Philosophie Morale de Wang Yang-ming*, Shanghai: Imprimerie de-Tou-se-we, 1936.
7. Chang Yü-Chüan 张煜全, “Wang Shou-jen as a Statesman”,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3, no. 1—4, 1939—1940: 30—99, 155—252, 319—374, 473—517.^①

中国哲学史中关于介绍王阳明的研究，还应包括：

1. Léon Wieger 戴遂良，“Leçon 72: Seizième siècle”，in *Histoire des Croyances Religieuses et des Opinions Philosophiques en Chine* , Imprimiere de Hien-Hien, 1917; several reprints: 663—670.
2. René Grousset 格鲁塞，“Wang Yang Ming”，in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① 这些文章后来出版成书，参见 Chang Yü-chüan, *Wang Shou-jen as a Statesmen*, Peking: The Chinese and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46. 多次再版。

Orientale, Tome II: *L'Inde et la Chine*, Paris: Nouvelle Librairie Nationale, 1923: 355—359.

3. Ernst Viktor Zenker 森克, “Les Écoles Hétéodoxies: Wang Yang-ming”, in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Chinoise*, vol. II: *De la Dynastie des Han à l'Époque Actuelle*, traduit de l'allemand par G. Lepage. Paris: Editions Payot, 1932: 477—498.

4. Heinrich Hackmann 哈克曼, “Wang Yangming und die Neuzeit”, in *Chinesische Philosophie*. Munich: Ernst Reinhardt, 1927: 356—373.

5. Henri Bernard 裴化行, “Leçon X: L'Intuitionisme de Wang Yang-ming”, in *Sagesse Chinoise et Philosophie Chrétienne: Essai sur Leurs Relations Historiques*, Tianjin: Henricus Lécroart, 1935: 82—88.

6. Alfred Forke 佛尔克, “Wang Schou-jen”, in *Geschichte der Neueren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 Reprint, Hamburg: Cram, De Gruyter & Co., 1964: 380—399.

详细查看本研究内容之前应先强调其主要特点：首先，笔者不遗余力地从事王阳明思想研究，并将其与历史背景联系起来，从而让王阳明首次名副其实地成为西方学术研究的主要对象。第二，由于这些学者了解王阳明的重要性，并希望撰写学术论文，因此尽力研究第一手资料。王昌祉和戴遂良的研究主要根据《王文成公全书》(38卷)，亨克是基于施邦曜的《阳明先生集要》进行研究。同时，他还接受了“一个老学派中国学者”和南京大学三名教师同事的帮助。^① 佛尔克在明清著作的基础上进行研究，不过还是主要引用《王文成公全书》和《阳明先生集要》。张煜全主要引用《王文成公全书》和其他明朝的常见历史数据，但他也充分利用亨克在《王阳明哲学》中的译著。其他笔者（格鲁塞、森克、裴化行、哈克曼和卡迪）主要根据上述文献的英文和法文版进行研究。第三，这些笔者敏锐地抓住了王阳明及其思想学派自德川幕府时代以来对日本以及当代中国的影响。亨克说他的哲学“在当今的日本受到极高的推崇”，而在“中国，“其哲学的知名度也开始渐渐提升，从不为人知到备受推崇”^②。戴闻达也说王阳明的思想在清朝之后陷入默默无闻的

① Henke, *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 p. xiv.

② Henke, “Wang Yang-ming: A Chinese Idealist”, p. 19.

状态，但是其思想流闻达认为出人意料的本发现了。^③

戴闻达在北京的向他推荐了一本关于书”，也说这是中国关于王阳明的文章了

当前无论对学说。他的学说见证了上述事实明在中国目前被认为是异端分子是我立即听到这的枕边书。^③

格鲁塞在中国也明的学说将中国和日本哲学，客观性和适合却因为其个人主义和

王阳明和他的精神的人的思想家们对禅师的热爱，们成为一个完美所接到的指示一

① Duyvendak, “Een He

② Duyvendak, “Een He

③ Léon Wieger, *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from Confucius to the Present Time*, trans. Edw

状态，但是其思想流派在日本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戴闻达认为出人意料的是，日本从中国得到的思想财富现在由中国人重新在日本发现了。^①

戴闻达在北京的书店寻找当代文学的书籍时，一个他不认识的中国学生向他推荐了一本关于王阳明的书。这个学生告诉他，“现在每个人都读他的书”，也说这是中国近 20 年来的真实情况。^② 因此戴闻达认为是时候发表一篇关于王阳明的文章了。戴遂良在日本写他的 *Histoire* 时提到过另一段逸事：

当前无论对于哲学家还是教育家来说，日本儒家都偏向于王阳明的学说。他的学说还被作为武士阶级继任者的日本军官所信奉。我亲自见证了上述事实。在东京，一些最精英的日本学者团体向我询问王阳明在中国目前被推崇的程度。我只能回答他们，王阳明在中国有点被认为是异端分子，很少有人知道他，也几乎没有阅读他的作品。可是我立即听到这样的答复：呸！对于我们来说，他的作品是所有军官的枕边书。^③

格鲁塞在中国也见证了王阳明思想发展的类似情况。他认为朱熹和王阳明的学说将中国和日本的世界划分开来。但是在中国推崇朱熹的包罗万象的哲学，客观性和适合中国发展趋势的科学特性的思想时，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却因为其个人主义和显著的道德质量而受到日本人的欣赏：

王阳明和他的著作有一种崇高的精神，这种精神可以满足具有武士精神的人的思想渴求。事实上，日本的精英阶层对王阳明的热爱正如他们对禅师的热爱，因为在他的思想中，他们找到了一剂良方，可以让他们成为一个完美的人，同时他们还发现了个人的道德颂祷，正如从禅家所接到的指示一样。朱熹创造了博学者和持唯物主义思想的官员。王阳

① Duyvendak, “Een Herleefd Wijsgeer”, p. 64.

② Duyvendak, “Een Herleefd Wijsgeer”, p. 65.

③ Léon Wieger, *A History of the Religious Beliefs and Philosophical Opinions in China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Present Time*, trans. Edward Chalmers Werner, New York: Paragon Book, 1969, p. 703.

明却塑造了武士。^①

事实上，王阳明对日本幕府时代和明治时期的日本思想文化史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清朝末期和民国早期，中国再次兴起对王阳明思想的兴趣，这两个因素是上述学者创作关于王阳明学术著作的原因。例如，在《王阳明：一个中国的唯心主义者》中，亨克专门引用芮恩施（Paul S. Reinsch）的《远东的思想与政治潮流》作为论据，论证王阳明的观点对中国和日本的学生产生了深远影响。^② 芮恩施（1869—1923）为美国的外交官，1913年到1919年出任美国驻华公使。他的著作出版于1911年，其中谈到了王阳明，并强调甚至夸大其对当代思想发展趋势的影响。他说，中国作为一个一直很谦逊的国家正在变得越来越具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他将这些趋势与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的复兴联系在一起：

中国人已经开始满怀希望地关注王阳明这位在明朝兴盛的大作家的著作。……大约一个世纪前，这位行动派的哲学家已经渐渐被中国遗忘，日本人发现了他，同时也从他的作品中得到启示，让他们走上了探索新的国民生活和国家力量的道路。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日本人几乎都在读他的作品，甚至超过了孔子的作品……他在中国的复兴是最近十年的事，但是中国人在他的著作中发现了他们最需要的东西，即让他们追求积极生活的灵感，这种灵感使他们与之前被动的态度相比变得更加有坚定的进取心。他的作品不再只是被博学的人研究，而是被成千上万地出版在全国传阅，以至于每个学童都很熟知这位明朝老将军和哲学家。对他思想的深刻对了解中国人民十分关键。王阳明突然就成了中国的现代作家。^③

芮恩施因此而解释王阳明的心，良知及知行合一的理念。他十分钦佩王阳明，推测，“当时代呼唤实践哲学，当远东地区厌倦了权威的压迫时，王阳

① Grousset,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Orientale*, pp. 358-359.

② Henke, “Wang Yang Ming: A Chinese Idealist”, p. 30.

③ Paul S. Reinsch,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urrents of the Far Eas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11, pp. 132-133.

明的实用哲学中有着对于

其他学者对有关王阳明的实用哲学有着对于武次郎（1869—1950）的评价，篇德语文章，^④ 同时引用《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⑤ 其中提到了日本的外交官，商人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同时也出版年刊，之后，会偶尔在一些讨论中，乔治·诺克斯（George Knox）^⑥ 在其思想和他在日本的追随者之间做了对比，武次郎于1892年在东京帝国大学任教。

事实上由生活在日本的学者所写的文章和书籍更多地集中在《来自东方的光：日本的近东学》，^⑦ 1910年在日本任职卫理公会大学的教授，之后在1911年出版了该书。在《来自东方的光》中，作者分析了“构成要素”，这里是指日本的近东学。

①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urrents of the Far East*, p. 10.

② 他引用 Tetsujiro Inouye 和 Wilhelm Wundt et al., Berlin: E. A. Seemann Verlag, 1909.

③ Walter Dening, “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 in Japan: Reviews of Dr. Inoue Tetsujiro's ‘Wang Yang-ming’ in Japan”, Vol. 36, No. 2, 1909.

④ 参看 <http://www.asjapan.org/journals/reviews/reviews.html>

⑤ George Knox, “A Japanese Philosopher”,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10, No. 1, 1914.

⑥ “A Japanese Philosopher”,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10, No. 1, 1914.

⑦ Robert Cornell Armstrong, “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 in Japa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10, No. 1, 1914; Reproduced in *Reviews of Dr. Inoue Tetsujiro's ‘Wang Yang-ming’ in Japan*, Vol. 36, No. 2, 1909.

明的实用哲学中有着对于当代具有重要意义的秘诀。”^①

其他学者对有关王阳明的日语学问很熟悉。格鲁塞和佛尔克引用了高瀨武次郎（1869—1950）的著作。森克查阅了井上哲次郎（1855—1944）的一篇德语文章，^② 同时引用了井上哲次郎在《日本アジア协会纪要》上发表的《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的书评。^③ 这个协会于1872年在横滨由一群英国和美国的外交官，商人和生活在日本的传教士成立，旨在促进日本的研究和信息的交流，同时也出版年刊。^④ 对王阳明和他的学派的简要论述起源于1893年的年刊，之后，会偶尔出现关于他的论述。井上哲次郎的研究对关于王阳明的讨论起到了推动作用。例如，在1893年中发表的《一位日本的哲学家》文章中，乔治·诺克斯（George Knox）调查了日本哲学的中国起源，对王阳明，其思想和他在日本的追随者做了简要介绍。^⑤ 在脚注中，诺克斯说他从井上哲次郎于1892年在东京帝国大学做的关于王阳明的演讲中收集了信息。^⑥

事实上由生活在日本的美国人编著的日本阳明学出版物比中国王阳明学派方面的文章和书籍更早出现。罗伯特·阿姆斯特朗（Robert Armstrong）的《来自东方的光：日本儒学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示例。他从1903年到1910年在日本任职卫理公会派的传教士。1912年到1919年，他在关西学院大学任职哲学教授，之后任院长。他写了大量关于日本宗教和哲学的文章和书籍。在《来自东方的光》的序言中，他说，他希望“让人了解日本文明的构成要素”，这里是指日本儒学的历史。^⑦

《来自东方的光》分为5个主要部分：日本早期的儒学，朱熹学派，王阳

①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urrents of the Far East*, p. 134.

② 他引用Tetsujiro Inouye, “Die Japanische Philosophie”, in *Allgemein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ed. Wilhelm Wundt et al., Berlin: B. G. Teubner, 1909, pp. 104-106.

③ Walter Dening, “The Philosophy of the School of Wang Yang-ming”, in “Confucian Philosophy in Japan: Reviews of Dr. Inoue Tetsujiro’s Three Volumes on this Philosophy”,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in Japan*, Vol. 36, No. 2, 1908.

④ 参看 <http://www.asjapan.org/web.php/about/history>。

⑤ George Knox, “A Japanese Philosopher”,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20, 1893, pp. 10-15.

⑥ “A Japanese Philosopher”, p. 10.

⑦ Robert Cornell Armstrong, *Light from the East: Studies in Japanese Confucianis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1914; Reprint, New York: Gordon Press, 1974, p. vii.

明学派，经典学派和他所谓的“折中学派”。第三部分可以看作是对王阳明和其幕府和明治时期追随者的首个有重要价值的英文介绍。^① 阿姆斯特朗主要参考井上哲次郎和山路爱山的著作。事实上，时任东京帝国大学哲学教授的井上哲次郎还为阿姆斯特朗的书写过序言。

阿姆斯特朗首次在孟子和陆九渊的哲学理念中阐释王阳明思想的背景，强调“心（heart）”“天理（Heavenly *ri*）”和“良知（intuitive knowledge）”的中心地位和普遍性。^② 之后他描述了王阳明哲学的基本特征：人性是善和具有美德的。这种美德的根本在于他们的心，也就是他们从天所接受的天理。当一个人跟随自己内心做出自发的举动，那么他就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即实现了理。这种跟随心做出的举动即为良知（“对善与恶的直觉认知”）。一个人的职责就是要辨明自己的良知，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欲，才能将良知表现为实际行动。为了实现良知，人们必须静坐并反省内心，净化良心，进而完善道德。

阿姆斯特朗受到日本阳明学思想的影响，将王阳明的哲学视为远东泛神论和唯心主义的宇宙一元论。他认为王阳明的思想中天、道、理和心都是包罗万象的。因此，通过跟随良知可以入道，实现良知可以达到万物一体的精神境界。但是对此阿姆斯特朗持批判的态度，他认为：“阳明系统和其他泛神论系统一样，从逻辑上来看，无法解释恶的存在。”^③ 如果所有的事物都是一性，那该怎样解释恶的起源？他同样认为这种泛神论哲学最终会使个人主义成为幻想。他认为这种哲学必须通过西方的一神论进行平衡。最后，在本章节中他用对日本王阳明追随者的观察进行归纳总结：“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很坚强、很勇敢，为自己的国家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中的一些人即使从世界范围看也可以称作优秀的人。”^④ 应该指出的是，阿姆斯特朗认为他的哲学是对个人主义有害的泛神论，但又矛盾地对这种勇敢的性格很是敬佩。

① *Light from the East: Studies in Japanese Confucianism*, pp. 119-195.

② *Light from the East: Studies in Japanese Confucianism*, p. 120.

③ *Light from the East: Studies in Japanese Confucianism*, p. 126.

④ *Light from the East: Studies in Japanese Confucianism*, p. 126.

在阿姆斯特朗的书
1876年生于美国的爱荷
份来到华中江西教会，
九江同文书院（1906年
回到美国，1910年在芝
和心理学教授。1911年
明进行了广泛的研究。^①
目标是推进中国的研究
和出版论文。^② 虽然不能
的认识是发起邀请的根
了他的初步研究成果——
中国的唯心主义者》)
在西方学术期刊上的关

为了让读者对王阳
明史的坐标上定位王阳
正在欧洲大陆酝酿萌芽
事件，可以探索宇宙真
问题，想要为学问找一个
他曾热情满满地在佛教
决途径。直到他在远离
答案，这让他理解了“
宇宙论、哲学和伦理观

① “Henke, Frederick G., www.jstor.org/stable/235386.

② 王毅《皇家亚洲学会报》

③ Henke, *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

④ “Study in the Life and P

⑤ “Study in the Life and P

二、关于王阳明的译著、专著和论文

在阿姆斯特朗的书出版两年后亨克出版了《王阳明的哲学》。亨克是1876年生于美国的爱荷华州。1900年，他以美以美会（循道宗）传教士的身份来到华中江西教会，在九江的传教站担任各种职务，之后1904—1907年在九江同文书院（1906年改名为南伟烈大学）担任说教术教授。1907年，亨克回到美国，1910年在芝加哥大学成博士学位。同年他受邀担任南京大学哲学和心理学教授。1911年，他应上海的英国皇家学会华北分会的邀请，对王阳明进行了广泛的研究。^① 1857年英国和美国人在上海成立皇家学会的分会，目标是推进中国的研究和认识。其中一项很重要的活动是提供资助，开演讲和出版论文。^② 虽然不能详细地证明，但学会成员对王阳明对东亚历史重要性的认识是发起邀请的根源。在1912年秋，亨克在英国皇家学会华北分会宣读了他的初步研究成果——《王阳明生平和哲学研究》，此文（《王阳明：一个中国的唯心主义者》）发表于1913年出版的该会会刊上。^③ 这是第一篇发表在西方学术期刊上的关于王阳明的学术论文。

为了让读者对王阳明的历史地位有一个感性的认识，亨克试图在欧洲文明史的坐标上定位王阳明。亨克指出，王阳明所生活的时代，宗教改革运动正在欧洲大陆酝酿萌芽之中，而王阳明提出良知学这一具有革命意义的历史事件，可以探索宇宙真理。亨克认为王阳明是忧虑当时的道德、宗教和政治问题，想要为学问找一个坚实的基础，即“找到宇宙的源头和生命”。^④ 尽管他曾热情满满地在佛教，道教和朱熹的哲学中探索，但他并未找到满意的解决途径。直到他在远离皇京的贵州上任时才在“大彻大悟的状态”中找到了答案，这让他理解了“吾性自足”。亨克说“在这个基础上”，“他的本体论、宇宙论、哲学和伦理观架构形成了。”^⑤

^① “Henke, Frederick Goodrich, 1876-1963,” <http://iagenweb.org/boards/floyd/obituaries/index.cgi?read=235386>.

^② 王毅《皇家亚洲学会北中国支会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

^③ Henke, *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 p. xi.

^④ “Study in the Life and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 p. 55.

^⑤ “Study in the Life and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 p. 55.

亨克之后用从《传习录》中引用的语录解释了王阳明所说的“性”。他总结道：“这种他所说的性是一种微妙的东西，它是如此的深刻、丰富和包罗万象的一个整体。布拉德莱（F. H. Bradley），泰勒（Alfred Taylor），或乔西亚·罗伊斯（Josiah Royce）可能都会将它视为自己的老朋友—绝对者—即使它是被中国人发现的。”^① 换句话说，上述的三位哲学家形成了相似的绝对唯心主义。

亨克还解释了王阳明主要的兴趣在于心。心是“自然法则的体现”和“天理”。意志活动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从而产生了世界上的所有事物。事物之所以变成事物是因为在心的目的范围内产生。在这一点上他又发现了王阳明唯心主义的证据。亨克说王阳明年轻时的大多数时间都对自己不能解决知识方面的问题而感到挫败，也正是因此而找到了穷理、格物和致知的意义。他身在贵州时才得到了解脱，那时他意识到答案即是对性的完全投入以及理解和开发心，“非在外在事物，唯有心可以找到答案”^②。

最后，亨克解释道，对于王阳明来说，心内认知的来源即良知。认知的问题通过依赖良知和开发良知才得以解决。我们的良知自然而然地会判断是非善恶，从而找出一条履行职责的路。^③ 通过最大程度的开发，一个人可以实现绝对的道德完美，从而成为一个圣人。亨克说，这个圣人“完全由天理主宰，完全不受激情的影响，他的正直与道德如至纯的金子般宝贵。”^④

1913年，由于健康问题亨克回到了美国，与敞院出版社（Open Court Press）的主编保罗·卡罗斯（Paul Carus, 1852—1919）就其著作项目进行了通信，并在《一元论》发表了另外一篇关于王阳明的文章。这是他的明智之选。敞院出版社于1887年在伊利诺伊州拉萨尔勒，由一位德裔美国工程师黑格勒（Edward Carl Hegeler）创建。黑格勒对神学和科学问题深感兴趣，并致力于促进宗教和伦理的科学的研究。为实现其目标，他开办了出版社开始发表两本期刊——《敞院》（1887年）和《一元论》（1890年），以及关于宗教、

哲学和科学的学术著作。

1888年，卡罗斯加士，并于1876年获得图宗教观点上思想开明，方宗教的研究，包容供宗教与科学可以调和，斯的描述，卡罗斯是康德试图解决康德的二元论之间的鸿沟，从而达成了。卡罗斯对东方思想大会上，他遇到了円觉寺的两年间，他着手写了一本演递交作品校样时，因其Suzuki）进行协助。189大拙带到了拉萨尔勒，因此，在卡罗斯的“被视为东方宗教的权威家传播者。”^⑤ 这可能就中国并对王阳明进行了长达约11.5万字的译文。大发现后最重要和有影响

① “Study in the Life and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 p. 56.

② “Study in the Life and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 pp. 56-57.

③ “Study in the Life and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 p. 60.

④ “Study in the Life and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 p. 61.

① Constance Myers, “Paul Carus and Chinese Studies Journal 5, No. 2, Fall 1890.”

② “Paul Carus and the One-Unity Society,” Open Court Review 5, p. 61.

③ “Paul Carus and the One-Unity Society,” Open Court Review 5, p. 62.

④ “Paul Carus and the One-Unity Society,” Open Court Review 5, p. 61.

⑤ “Paul Carus and the One-Unity Society,” Open Court Review 5, p. 62.

哲学和科学的学术著作。^①

1888 年，卡罗斯加入该出版社，担任编辑一职。他出生于 1852 年的普鲁士，并于 1876 年获得图宾根大学的哲学和神学博士学位。由于他和黑格勒在宗教观点上思想开明，他们在期刊刊登比较宗教研究，科学文章，以及对东方宗教的研究，包容供稿人违背传统的观点和有争议的哲学思想。^② 他们认为宗教与科学可以调和，而一元论哲学是实现这一目标最好的方式。根据梅尔斯的描述，卡罗斯是康德学派却总是想要超越康德：“卡罗斯哲学的中心思想试图解决康德的二元论问题，即物体自身的不可认知性。他尝试弥补主客体之间的鸿沟，从而达成了他的一元论。”^③

卡罗斯对东方思想特别感兴趣。1893 年，在芝加哥的世界宗教议事理事会上，他遇到了円觉寺的释宗演，进一步激发了他对佛教的兴趣。在随后的两年间，他着写了一本面向西方国家读者的入门的《佛教福音》。当他向释宗演递交作品校样时，因其不懂英语，释宗演将其递交给学生铃木大拙（D. T. Suzuki）进行协助。1897 年，卡罗斯需要帮忙翻译《道德》经时，他将铃木大拙带到了拉萨尔勒，在那里住了 12 年进行写作和翻译。^④

因此，在卡罗斯的指导下，敞院出版社开始出版东方思想的作品。编辑“被视为东方宗教的权威以及将其中蕴含的思想和精神传播给英语阅读者的专家传播者。”^⑤ 这可能就是亨克于 1913 年 8 月寄信给他的原因，告知他已离开中国并对王阳明进行了批判性的研究，撰写出一篇他“非常希望出版”的多达约 11.5 万字的译文。在信中他宣称：“王阳明是自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地理大发现后最重要和有影响力的中国哲学家。”所以他相信他的作品将“代表对

① Constance Myers, “Paul Carus and the Open Court: The History of a Journal”, *Midcontinent American Studies Journal* 5, No. 2, Fall 1964, p. 59.

② “Paul Carus and the Open Court: The History of a Journal”, *Midcontinent American Studies Journal* 5, p. 61.

③ “Paul Carus and the Open Court: The History of a Journal”, *Midcontinent American Studies Journal* 5, p. 62.

④ “Paul Carus and the Open Court: The History of a Journal”, *Midcontinent American Studies Journal* 5, p. 61.

⑤ “Paul Carus and the Open Court: The History of a Journal”, *Midcontinent American Studies Journal* 5, p. 62.

东方哲学做出的重大贡献”。^①他还提交了曾在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上发表的《一元论》文章的修订版本。

卡罗斯可能仍然没有完全意识到王阳明对中国哲学史的重要性。在他的回信中，他提到他担心译稿过于冗长，特别是已经有很多中文译本等待出版。他建议以小册子或者系列文章的形式精简出版。^②然而，9月中旬，无论是文章还是书籍均被接受出版。他建议将文章的标题从《一名中国哲学家王阳明》更改为《中国的理想主义者王阳明》或者《康德之前的康德》。^③鉴于卡罗斯自身的哲学倾向和这家出版社的历史，以这种方式理解王阳明确实让王阳明的相关研究成为一种适合出版的材料。

1914年，亨克在《一元论》发表了论文《王阳明：一个中国的唯心主义者》，1916年，出版了他研究王阳明的成果《王阳明的哲学》，内容主要来自施邦曜（1585—1644）编辑的《阳明先生集要》。据倪德卫，亨克错误地认为他用的是由上海商务出版社出版的《王文成公全书》。实际上，他用的是施邦曜缩减和重排的王阳明著作。倪德卫说：“施邦曜的著作由三个部分组成：（1）哲学数据，四卷；（2）管理与政治论文，七卷；（3）文学部分，四卷。亨克翻译了这三部分中第一部分的全部内容以及施邦曜的年谱。”^④这解释了亨克的翻译数据内容与标准版的王阳明著作不符的原因，同时也解释了亨克的译著中不时插入的数字所指的内容。遗憾的是，倪德卫未能找到亨克所依据的施邦曜著作的原始版本。^⑤

他的作品包括了《王阳明传》和著作摘译两个部分。其中《王阳明传》主要是根据钱德洪的《年谱》写成的。著作摘译又分为四编：第一和第二编主要内容为今本《传习录》和《大学问》；第三编收入王阳明书信12篇；第四编收入王阳明作品50篇，其中有12篇是序跋，其余38篇为书信。

① Frederick G. Henke letter to Dr. Carus, August 20, 1913, Open Court Company Publishing Records, Correspondence, Box 15,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Special Collections Research Center.

② Ibid. Paul Carus reply to Mr. F. C. Henke, August 23, 1913.

③ Ibid. Paul Carus letter to Mr. Frederick G. Henke, September 11, 1913.

④ David S. Nivison, “Review of *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 by Frederick Goodrich Henk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4, No. 4 (1964), pp. 436-442.

⑤ 在私下的邮件中，王宇博士说，原始版本是上海明月学社在1907—1911年间出版的铅字本《学部校正阳明先生集要三种》。他对亨克及其译著的全套研究将在《中国哲学史》杂志上出版。

亨克的著作发表后人瞩目的生活及哲学思承认。但一些评论家对一名评论家姊崎正治高释，导致王阳明的哲学。此外，姊崎认为关的思想，因为他们表达“intuitive knowledge”和明哲学和伦理学的核心论是非常有用的，因为英文译本的人对于王阳还是现在，语言障碍都的思想，这一点也引起主张机会平等和自由的观念论（或唯心一元论点仍存在很多问题，但世纪50年代新的学术出

尽管亨克是西方出哲学思想专著的却是王修道院，民国十年进耶民国二十一年晋升神父大学神学博士，为中国学博士。民国二十六年1936年）标题即阐述了下王阳明的生平。第二人类自身的道德完善能

① Anesaki, M. “Review of *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 by Frederick Goodrich Henke”, *American Journal of Theology* 22,

② “Review of *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 by Frederick Goodrich Henke”, *American Journal of Theology* 22,

③ 王宇《亨克与王阳明》，见《王阳明研究》第1期。

④ “王昌祺，1899—1959”，见《王阳明研究》第1期。

亨克的著作发表后不久就得到了一些期刊的评论。考虑到王阳明和其令人瞩目的生活及哲学思想的鲜为人知，评论家们均对他作品的重要性予以了承认。但一些评论家对亨克未能对王阳明的观点进行系统概述进行了批判。一名评论家姉崎正治高度批判了他的译文。他认为该书没有合适的引文及注释，导致王阳明的哲学观点依旧晦涩难懂。^①

此外，姉崎认为关于专有名词的翻译过于朴实和现代，或者更符合朱熹的思想，因为他们表达了二元论思想或实证主义的概念。例如，将良知译为“intuitive knowledge”和“intuitive faculty of the good”，可能将使“整个王阳明哲学和伦理学的核心理念”削减成一些过于“心理学的”东西。^②他的评论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他指出了亨克转换一些概念范围的程度，而如今依赖英文译本的人对于王阳明的理解只能透过这些概念范围来达成。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语言障碍都是十分可怕的。亨克运用西方概念框架来评估王阳明的思想，这一点也引起了类似的问题。例如，亨克认为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中主张机会平等和自由的思想，具有近代西方启蒙思想的特征；认为王阳明是观念论（或唯心一元论）者，而与他对立的朱熹是实在论者。^③尽管这些观点仍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他们影响了欧洲以及北美对王阳明的理解，直到20世纪50年代新的学术出现。

尽管亨克是西方出版王阳明节选译本的第一人，但是第一位撰写王阳明哲学思想专著的却是王昌祉。这位江苏淞江人，“民国七年（1918）入徐家汇修道院，民国十年进耶稣会。民国十七年赴欧……在法国里昂神学院学习。民国二十一年晋升神父。翌年再到巴黎攻读博士学位，1935年获巴黎天主教大学神学博士，为中国神父得此学位的第一人……次年获巴黎大学文学院哲学博士。民国二十六年初回到上海”^④。他的博士论文（以书的形式出版于1936年）标题即阐述了主题：《王阳明的道德哲学》。第一章描述了历史背景下王阳明的生平。第二章：“我们内心的准则”解释了王阳明的心即理理论和人类自身的道德完善能力；该理论与朱熹思想的不同之处；以及当时士人的

① Anesaki, M. “Review of *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 by Frederick Goodrich Henk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Theology* 22, No. 4, 1918, p. 595.

② “Review of *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 by Frederick Goodrich Henke”, p. 596.

③ 王宇《亨克与王阳明的西传》，载《浙江日报》2017年1月9日。

④ “王昌祉，1899—1959”，上海地方志办公室。

异常行为导致他提出该思想的原因。^① 随后的五个章节（第三章至第七章）专门来解释良知的定义，实践以及实现。最后，王昌祉提供了一份王阳明的生平年表，以及有助于建立法文同义语的哲学术语词典。

在“引言”部分，王昌祉认为中国思想在把追求道德完美作为原则目标方面是独一无二的。他说，中国哲学家也认为，道德行为是道德认知的最高表现形式，并且坚信真正的哲学是实践哲学。因此，王昌祉认为，是时候该挑选一位伟大的中国道德哲学家广为宣传了，之所以选择王阳明是因为他堪称是中国思想方面的典范。他的目标是以王阳明自己的专业术语来展现其思想而避开比较哲学。他认为比较哲学将使中国思想套进欧洲的框架——以王阳明为例，套入博格森的直觉主义或者康德主义。^②

因为他相信王阳明的“晚年教义”以及“道德哲学的核心概念”为良知，王昌祉几乎用全书详述良知的概念。^③ 从本质上讲，人们都具有良知，并可通过依照道德直觉行动来实现。这种认知并非客观或外在的；相反，它是内在的、个人的，由心中内在的道德原则组成。实现这一天生的善需要付诸具体的实践并且以近乎信仰的态度相信良知存在且绝对可靠。人们必须坚定信仰良知，遵守道德本能的指引，并在生活中最具体的挑战中实现它。^④ 这意味着要依据良知的指引谦虚并坚决地行善除恶。王昌祉强调的是实践而并非良知形而上学的意义。他从生活经验中得到思路，只要每个人仔细关注道德意识，他所相信的就会变得不言而喻：“它（良知）完全取决于我们良心的直接范围。”^⑤ 在这方面，王昌祉作品指向近期的趋势，即比较近期王阳明的哲学思维方式与德国现象学。

张煜全（字昶云，1879—1953）于20世纪60年代前出版了仅有的另一本关于王阳明思想学术专著。不同于王昌祉的著作，他的侧重点不是王阳明哲学的精华，而是王阳明的政治生涯。他的书是西方国家的第一本专门详细

叙述和分析王阳明政治生涯的英文专著。张煜全于1940年间《中国社会》上以系列文章的形式发表在该刊上的文章后来被收入由该协会出版的季刊杂志，该协会致力于社会学、经济学研究，以及中国政治史的研究。有趣的是，张煜全在《中国社会》上发表文章时，该协会的编辑委员会的第一届编辑委员之一就是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他非常具有影响力。

因其倾尽了一生的精力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张煜全在许多不同的角色以及他所撰写的许多文章中都留下了痕迹。他生于广东南海，读书于上海，后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深造，师从孙中山、梁启超等相过从。1904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04年在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通过了耶鲁大学的入学考试，是9名最优等生之一。1906年回国，担任清华学校董事会第一届董事，1912年任清华学校校长。1920年1月，张煜全被任命为清华学校校长，直至1926年卸任。

成功的教育背景使张煜全得以进入一系列的官职。^⑥

张煜全承认亨克·范·西登堡对他的影响很大，但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几乎没有提及亨克·范·西登堡的贡献。张煜全在自己的著作中没有提及亨克·范·西登堡的贡献，而未触及其

① Wang Tchang-Tche, *La Philosophie Morale de Wang Yang-ming*, Shanghai: Imprimerie de-Tou-se-we, 1936, p. 3. <https://www.chineancienne.fr/d% C3%A9but-20e-s/wang-tchang-tche-la-philosophie-morale-de-wang-yang-ming/>.

② *La Philosophie Morale de Wang Yang-ming*, pp. 5-7.

③ *La Philosophie Morale de Wang Yang-ming*, p. 187.

④ *La Philosophie Morale de Wang Yang-ming*, p. 187.

⑤ *La Philosophie Morale de Wang Yang-ming*, p. 190.

⑥ Chang, “Wang Shou-En.”

⑦ James Brown Scott, “Editorial Notes”, *The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10, April, 1917.

⑧ “Editorial Notes”, *The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10, April, 1917.

⑨ 金富军《张煜全在清华》，见《清华大学史研究》2014年第3期。

⑩ 张永航《张煜全人生与学术》，见《清华大学史研究》2014年第3期。

叙述和分析王阳明政治和军事历程及成就的学术专著。^①他首先在1939至1940年间《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上以系列文章的形式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该期刊是由中国社会政治学会出版的季刊杂志，该协会成立于1915年的北京，目的是鼓励对法律、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研究，并促进联谊。该刊成为相关主题英语文章的发表场所。^②有趣的是，张煜全不仅仅是该学会执行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并且在该委员会的第一届编辑委员会任职。1939年之前，他多次撰写文章和评论。其他成员也非常具有影响力：学会的第一任主席是陆征祥总理，第一任副主席竟是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③

因其倾尽了一生的时间用于东西方交流，张煜全的背景使他成为代表这些角色以及他所撰写的王阳明书籍的最佳人选。根据金富军的研究，张煜全生于广东南海，读书鹤龄英华书院，香港的皇仁书院，北洋大学堂后赴日留学，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政治学并肄业。在日期间，倾向革命，与孙中山、梁启超等相过从。1901年8月，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1903年获得法学士学位。1904年在耶鲁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1904至1906年，张煜全在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06年10月，清政府举行第二次留学欧美毕业生考试，是9名最优等之一，赐进士（法政科）出身……1917年9月，任清华学校董事会第一届董事。1918年4月15日，北洋政府任命张煜全为清华学校校长。1920年1月，张煜全辞职，任校长一年又七个月。^④

成功的教育背景使他在清末民初的教育及外交部门以及国民政府中担任一系列的官职。^⑤

张煜全承认亨克的翻译工作的重要作用，但他发现那仅仅涉及王阳明一半的作品，而未触及其奏疏及其他文学著作。因此，他建议记录“王阳明作

① Chang, “Wang Shou-jen as a Statesman”.

② James Brown Scott,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0, April, 1916, pp. 375-376.

③ “Editorial Notes”,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 no. 1, April, 1916, pp. 1-2.

④ 金富军《张煜全在清华学校的教育实践考察》、张煜全在清华学校的教育实践考察》，载《教育史研究》2014年第3期。

⑤ 张永航《张煜全人生大事纪》未刊，张永航是张煜全的孙子。

为朝廷官员的（政治）思想和功绩”^①。他从详细记述王阳明的生平着手，然后按照以下标题浅析了他的部分政治生活及思想：“他的政治理论”，“王阳明作为一位教育家”，“王阳明作为一位文官”，“王阳明作为一位武官”。张煜全得出的结论是，作为一名知行合一的倡导者，王阳明“不同于其他一般的士人，因为他以所谓的良知指导，实践他所得出的认知”。“他作为一位教育家、文官、武官，成功的秘诀”是“即使在面临生命或自由危险的情况下仍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在这些角色方面，张煜全估计，王阳明“除了为人民利益外，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他不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目的的行为，也不能认为他居心叵测。”^② 基于上述原因，他呼吁读者“忠实效仿他为榜样，以他的观点看待事情，以他的道德标准行事”^③。

当张煜全首年担任清华学校校长时，戴闻达则在驻北京荷兰大使馆最后一年任职翻译。他于1927年发表了关于王阳明的一篇文章，因为他恰巧遇到了当代中国对这位哲学家的兴趣的复燃。戴闻达认为，现代化驱动着中国人远离他们的儒家传统而站在批判的角度看待它。但在与西方接触的过程中，中国人意识到他们传统思想的多样性。为了保持在变革中维系传承中国的正常模式，并在自身传统中寻找权威指导，他们重新发现了如墨子和王阳明等思想家的著作。^④ 戴闻达赞扬这种进步，因为他认为王阳明的独立思想、批判性思维将对青少年产生积极的作用。^⑤

戴闻达应当对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处境有所洞察。他曾于1912年至1918年间在荷兰大使馆任职。之前，他曾在莱顿、柏林和巴黎师从著名汉学家高延（J. J. M. de Groot）及高第（Henri Cordier）等进行研究。1919年返回莱顿后，他在莱顿大学担任汉语讲师。这使得他置身于后来欧洲最重要的汉语言研究中心之一。众所周知，伴随着荷兰殖民政府对东南亚与日俱增的需求，荷兰汉学于19世纪发展起来。荷兰政府需要汉语翻译和中国侨务专家来应对

① Chang Yü-chüan, *Wang Shou-jen as a Statesman*, Arlington V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75, p. 2.

② *Wang Shou-jen as a Statesman*, p. 267.

③ *Wang Shou-jen as a Statesman*, p. 268.

④ “Een Herleefd Wijsgeer”, p. 63.

⑤ “Een Herleefd Wijsgeer”, p. 97-98.

居住在其境内的华侨华文学教授一职。戴闻达（1854—1921）。

《西方视野中的中王阳明的调查研究。^① 阳明作为一名文官和军知行合一，以及自我修

三、1

现在，转过来看戴闻达在法国，三件是在德国最早的研究。戴遂良年加入耶稣会。1887年，创作了许多关于中史》创作起源，他说现出他在中国进行调查

虽然大部分关于王但是戴遂良介绍了王阳明在贵州驿站任职位心”。^③ 他提到王阳明让他必须求其本心。^④ 关

① Wilt L. Edema, “Dutch Studies in China from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Leiden; Han-Shan Tang Books, 1998.

② Léon Wieger, *A History of the Religion of China to the Present Time*, trans. Edward G. Moseley, London, 1905.

③ *A History of the Religion of China to the Present Time*, p. 698.

④ *A History of the Religion of China to the Present Time*, p. 698.

居住在其境内的华侨华人小区。作为其中一项举措，莱顿大学设立了汉语言文学教授一职。戴闻达第一个研究了汉语言，第二位教授是著名的高延（1854—1921）。

《西方视野中的中国》涵盖了一些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如对文艺复兴的和王阳明的调查研究。^①《复活的圣人》介绍了朱熹的哲学对王阳明的影响，王阳明作为一名文官和军事指挥官的生活，他的基本哲学观念，特别是良知和知行合一，以及自我修养的方法。

三、1950 年前中国哲学史研究之王阳明

现在，转过来看欧美早期的中国哲学和宗教史，其中三件作品的原出版地在法国，三件是在德国。戴遂良的《中国宗教信仰及哲学观点通史》是法国最早的研究。戴遂良（1856—1933）出生于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并于1881年加入耶稣会。1887年，他前往中国直隶南部传教并在那里行医。他精通汉语，创作了许多关于中国历史、语言、文化、宗教和哲学的著作。谈起《通史》创作起源，他说这些作品均是应巴黎天主教研究所之邀而作，它们“呈现出他在中国进行调查研究30年间的情况”。^②

虽然大部分关于王阳明的短章（或“课”）都专注于研究日本阳明学，但是戴遂良介绍了王阳明的重要思想要素以及收錄了王阳明的诗选。就王阳明在贵州驿站任职时著名的悟道经历，戴遂良称王阳明“的确启示人心”。^③他提到王阳明认为一个人一旦完成学业，书本中再难得到答案；相反，他必须求其本心。^④关于这种“活道（living word）”，戴遂良解释道：

① Wilt L. Edema, “Dutch Sinolo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Europe Studies China: Papers from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inology*, ed. Wilson Ming and John Cayley, London; Han-Shan Tang Books, 1995, pp. 88-93.

② Léon Wieger, *A History of the Religious Beliefs and Philosophical Opinions in China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Present Time*, trans. Edward Chalmers Werner, Hsien-Hsien Press, 1927, preface.

③ *A History of the Religious Beliefs and Philosophical Opinions in China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Present Time*, p. 698.

④ *A History of the Religious Beliefs and Philosophical Opinions in China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Present Time*, p. 698.

这个词念“liang-chih”（良知），他把良知定义为：“未学，未闻而知”，“只有在良知的指引下，人才能获得极乐、真理和平安。人一旦内心接触了良知，就必须深信不疑。良知是颠扑不破的，因为它是心声，是天理。”^①

戴遂良进一步说明王阳明坚信正是因为这个绝对可靠的良知是“天理”，意志必须服从其判断，并以决心和坚决的信念予以执行。依其而行方乃明智之举。一个人必须严格守己，防止引入人性弱点，玷污或影响这个直觉，使心和道德法则相悖：“无视本心，至愚；违心而行，至错。”^②

因此，戴遂良的确是带着赞同和敏锐的悟性把阳明学呈现在人们眼前。作为一个耶稣会信徒，他极有可能已经受到法国天主教（浪漫天主教）思想当时重视感情的影响，该教认为信念根植于本心，因而心是人与上帝之连接所在。他可能也想到自然法则，这种天主教的自然法则根植于斯多亚学派和《圣经》之中，尤其是《罗马书（1—2）》之中，使徒保罗列出了道德法则，即人人都凭借直觉认知。

这种解释跟戴遂良对王阳明的批判相契合。他认为良知与“良心”相似，因而认为“奇怪的是，他这样一个拥有高尚的良心且强烈宣扬跟随良心的人，却不能超越良心趋向赋予他良心的神性”。^③他相信王阳明把良心看作一种生命功能，这使王阳明呈现出类似朱熹的唯物主义思想。当然，戴遂良在此所持观点是耶稣会与中国第一次接触就采纳的对宋朝哲学的观点。

鉴于裴化行和格鲁塞大量复制戴遂良和亨克的作品中有关王阳明的语录和翻译，在此对他们的研究不加具体陈述。裴化行和格鲁塞都是在中国历史和哲学方面颇负盛名的学者。裴化行（1889—1975）是一名法国传教士和汉学家，于1924年来到中国，在其1947年离开中国之前，一直进行着传教和

汉学研究工作。^①他创《基督教哲学》中涵盖了一时刻，而更多的则是中国湖北献县的耶稣会者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者比较；主观论与直觉论信选。^②

格鲁塞（1885—1941）在法国巴黎两所不同的大学一样，他简单地把朱熹的唯理主义，以及从编写《通志》和直觉。王阳明认为反身而诚，得于自心，是无往而不启，带着狂喜状态的。

20世纪上半叶，白森克（1865—1946）的《中国哲学史》均于1927年首次出版，而他的《中国通史》则于1938年首次出版。

哈克曼和佛尔克都是基督教神学，后从1884到1900年在德国和东南亚地区进行传教。哈克曼在1900年被任命为柏林大学的教授。按理作为二战前的传教士，他在瑞克公国的首都布伦瑞克大学学习法律学期时，开始学习汉语。在1890到1900年，他担任柏林大学的教授。

^① A History of the Religious Beliefs and Philosophical Opinions in China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Present Time, p. 698.

^② A History of the Religious Beliefs and Philosophical Opinions in China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Present Time, p. 700.

^③ A History of the Religious Beliefs and Philosophical Opinions in China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Present Time, p. 700.

^① John W. Witek,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 Encyclopedia of World Philosophy, accessed May 22, 2011.

^② Bernard, *Sagesse Chinoise*.

^③ "René Grousset," in Encyclopedia of World Philosophy, accessed May 22, 2011. fr.les-immortels/rene-grousset

^④ Grousset, *Histoire de l'Asie*.

汉学研究工作。^①他创作了大量关于中国的书籍和文章。他的《中国圣人与基督教哲学》中涵盖了一系列主题甚多的讲学，如中国哲学史，耶稣会的中国时刻，而更多的则是中西方之间文明与哲学的相遇。这本书撰写之初是为中国湖北献县的耶稣会哲学高校提供教导材料。因而其内容极为系统：王阳明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哲学；王阳明哲学的释放特性与朱熹哲学的唯理主义的比较；主观论与直觉论和王阳明的良知哲学；日本阳明学；王阳明诗歌书信选。^②

格鲁塞（1885—1952）毕生也出版了大量东方历史研究之作，几乎一生在法国巴黎两所不同的博物馆任职管理员工作。^③与本文所讨论到的其他作者一样，他简单地把朱熹的思想与阳明学进行明显区分，认为朱熹重视博学和唯理主义，以及从编写和评论儒家经典中获取知识，然而王阳明重视主观性和直觉。王阳明认为反思个体能发现内心深处之真理。因此，真理如同一种启示，带着狂喜状态的性质。^④

20世纪上半叶，德国汉学研究在中国哲学历史研究的出版方面颇为领先。森克（1865—1946）的《中国哲学史》和哈克曼（1864—1935）的《中国哲学》均于1927年首次出版，而佛尔克（1867—1944）的《近现代中国哲学史》则于1938年首次出版。

哈克曼和佛尔克都曾深入融入中国。哈克曼本在莱比锡和哥廷根研究新教神学，后从1884到1901年在上海的德国小区担任牧师一职，随后还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进行游历。1913年，他还被任命为阿姆斯特丹大学宗教史教授。按理作为二战前德国最伟大的汉学家之一的佛尔克，1867年出生于布伦瑞克公国的首都布伦瑞克（布伦瑞克公国于1871年归属德意志帝国）。在柏林大学学习法律学期间，佛尔克还参加了东方语言研讨班，他就是在那时学会汉语的。在1890到1903年期间，他还在中国担任德国外交服务工作。1903年，他担任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系讲师并于1923年接替傅兰克（Otto Franke）

① John W. Witek, “Henri Bernard-Maitre, 1889-1975”, i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accessed May 22, 2017, <http://www.bdcconline.net/en/stories/b/bernardmaitre-henri.php>.

② Bernard, *Sagesse Chinoise*, pp. 82-88.

③ “René Grousset”, *Académie Française*, accessed May 22, 2017, <http://www.academie-francaise.fr/les-immortels/rene-grousset>.

④ Grousset,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Orientale*, pp. 356-357.

成为汉堡大学的教授。佛尔克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文学和哲学的书刊文章。

另一方面，森克作为一名业余汉学家也创作了关于中国的作品。他出生于波西米亚并在维也纳获得法学学位，而后成为著名的记者、作家和政治家，其中以其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作品最负盛名。虽然森克不是一名学术型汉学家而且并没有直接参考汉语语言数据，但是他创作出了中国哲学基本研究的事实已经证明了中国哲学在外国研究的成熟性及翻译资料的可用性。

森克在题为《非正统学派：王阳明》的章节中曾探讨过王阳明。该章紧随朱熹及其弟子章节之后。该章除了简要介绍王阳明的生活和思想，还有一些使森克极具好奇心的问题探讨，比如关于心灵与肉体的关系，或是王阳明似乎与德国唯心主义者极为相像之处。哈克曼和佛尔克也同样对此感兴趣。两者都引用了《传习录》中的这个例子来证明王阳明是个唯心主义者：“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然而，森克怀疑王阳明并非是一个真正的唯心主义者，因为他从未宣称精神世界比现象世界更加真实。他争辩道，王阳明关于花的陈述并不能表明那些花只是虚幻。他认为王阳明只是在表明心能编写现象世界中物体的外观，而不是否定心之造作之外仍有世界的存在。此处森克对王阳明的解读受到欧洲对于康德哲学的辩论的重要影响。他声称康德和王阳明都没有否认现象世界的存在；他们只是提出心影响现象世界的表现：“感知经由心的认知，因而世界全体的表面现象事实上是由心所呈现。”^① 因而他们俩的哲学更应该被称作先验实在论。

森克还对王阳明在儒学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及贡献加以评价。他声称王阳明与朱熹存在极大差异。朱熹是唯理主义者，而王阳明则是唯意志论者和直觉论者。朱熹是儒家传统中的托马斯·阿奎纳，而王阳明则像基督教改革者，致力于将信念重归于古老经文下原始纯洁的基础。对王阳明而言，这正是重归于儒学古籍的本义。森克论证道，相较于纯粹的外在世界的实践知识，儒学更加重视自知之明和美德的完善。另一方面，朱熹把儒学的中心从完善自我美德转移到外在世界的理性探讨和社会改良。然而，他的哲学滋生了一种

^① Zenker,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Chinoise*, p. 627.

乏味务实的唯理主义，这

另一方面，王阳明试图的良知。通过发展这种良知，达到一致和谐。既然遵从良知就能获得真的一种感情能使一个人在事物于本性的自由。森克就从他进一步论证，在人类本神秘主义的影响。然而，一个人的心态与他是否积极神状态取决于他们是由我们本性中所呈现的道德平静。^②

虽然森克有关王阳明的，但是他还是有一些非阳明的知识记载足够他的轮廓。哈克曼从钱德洪的学与其生活联系紧密，这向往本真和真理，反对传统哲学，正是以这样一种热情去探索存在：这上的洞察力和智慧，发展亲密经验中总结出来的。

哈克曼在王阳明的，从根本上都有着同样的，回归最本源的时候才能真寻找。宇宙的设计和规

^①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Chinoise*

^②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Chinoise*

^③ Hackmann, *Chinesische*

乏味务实的唯理主义，这种唯理主义限制思考，缺少实质。

另一方面，王阳明试图将其目标归于美德的完善。他坚信人生而具有善的良知。通过发展这种良知，人能够回归本性，自发与天理（道德法则）相应，达到一致和谐。既然这种非凡的至善以天理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那么遵从良知就能获得真正的自由。^① 然而，欲望和感情却能阻止人回归本性。这种感情能使一个人在事物中迷失自我；只有净化自我远离物质才能使其回归于本性的自由。森克就从这种净化和天主教的精神洗净之间看出了相似之处。他进一步论证，在人类本性的概念和净化自我欲望这点上，王阳明受到道家神秘主义的影响。然而，王阳明并未接受甚至反对道家的被动性和无为而治。一个人的心态与他是否积极主动或是否静卧休息并没有关系；相反，人的精神状态取决于他们是由道德法则还是由欲望支配。如果人跟随良知并依随他们本性中所呈现的道德法则，那么无论他们积极主动或消极被动都能获得平静。^②

虽然森克有关王阳明的说法极为简单，而且严重受到欧洲哲学体系的禁锢，但是他还是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见解。通过哈克曼和佛尔克我们能发现王阳明的知识记载足够他们用来在哲学史研究中呈现王阳明生活和思想的基本轮廓。哈克曼从钱德洪的《年谱》中了解到王阳明的生活，发现王阳明的哲学与其生活联系紧密，这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认为王阳明是一个向往本真和真理，反对虚无形式的人。而朱熹的哲学作为一种较为正式的正统哲学，正是以这样一种虚无的形式存在的，因为他的哲学不能让学者生出一种热情去探索存在：这是一种“无生命的哲学体系”。王阳明宁愿探索精神上的洞察力和智慧，发展一种真正从内心滋生的，从面对生活挑战时的个人亲密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哲学。^③

哈克曼在王阳明的本性观中看到了一种“包罗万象的统一性”。一切事物从根本上都有着同样的本质，万象都是性的表现。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在人们回归最本源的时候才能真正理解并接近这个世界。发现良知之路必须从内心寻找。宇宙的设计和规律正存在于心中。换言之，心对世界表象呈现给我们

^①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Chinoise*, pp. 631-632.

^②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Chinoise*, pp. 634-635.

^③ Hackmann, *Chinesische Philosophie*, pp. 361-363.

的事物赋予形态并进行影响。^① 哈克曼认为，从王阳明对花的陈述判断，他似乎是唯心主义者。然而，哈克曼和森克一样，也认为王阳明并没有说明心和肉体何者更加具有真实性。^②

因而，哈克曼的大多数研究便专注于解释良知的含义。他提到“良知”在英语中翻译为“intuition”，但是极富有智慧地强调良知不能和精神的特殊功能一概而论——比如知识、感觉和意愿。相反，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比特殊的精神功能先有，它是一种存在于天理之中的纯净的认知，而这种天理事实上正是通过这些功能来表达自己的。对于道德辨别而言，这种内心之光是分辨是非的基础。然而，良知貌似形而上学的特性和其宏伟性，使其超越了简单的良心。通过它，我们能完善精神。因为人性中的所有伟大和美好都根植于这种认识之中，再没有比发展这种内心的指引更重要了。只是这种内心之光隐藏在使其黑暗的遮挡物之下。这遮挡物正是人天性的自私所产生的冲动和激情。通过开发内心之光，不管一个人喜欢或讨厌，偏好或厌恶，他都能够自然而然地跟随内心自然法则的指引，这种指引与自私利己的冲动是相反的。如此便可达到知与行的统一。^③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的研究中，佛尔克的《近现代中国哲学史》系统性地大量使用原始文献并且提供了最为全面的研究。在他的研究过程中，他直接引用《王文成公全书》和《阳明先生集要》。他还参考了亨克、谢无量（1884—1964）和高瀬武次郎的作品。对于佛尔克而言，王阳明是“继朱熹之后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明代第一人”。^④ 他对王阳明生活的简要概述均引用《明史》以及亨克翻译的《年谱》，其中就包括王阳明在贵州的开悟（erleuchtung），及嘉靖、隆庆和万历三位皇帝的朝廷对他的处理方法。接下来的部分介绍了王阳明的一些理论，包括心即理，格物，良知以及善恶的起源。^⑤

在佛尔克对王阳明的总结评价中，他总结了先前的学者们是如何对王阳明的哲学思想进行分类的。因为王阳明似乎表明，心之所在乃是万物之本，

① Chinesische Philosophie, pp. 364.

② Chinesische Philosophie, pp. 365.

③ Chinesische Philosophie, pp. 366-368.

④ Forke, Geschichte der Neueren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 p. 380.

⑤ Geschichte der Neueren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 pp. 380-399.

因而心外无物，即...
义，而哈克曼则称...
赞成其他人的看法
(Identitätsphilosophie)
“是基于他的绝对者...
其本质相同”^①。总...
献中受到欢迎铺平...

总之，在欧美...
明思想对德川幕府...
国掀起对阳明学的...
业学者的关注焦点...
作了专著和论文，...
这部著作在很大程...
以及解读方面的一...

译者：王英 美国

① Raymond William...
New York Press, 1984, ...

因而心外无物，即思想创造物质世界，亨克称这样的哲学思想为绝对唯心主义，而哈克曼则称之为认识论唯心主义。佛尔克同意两者的分析，但是他也赞成其他人的看法，如森克认为王阳明哲学是关于主客根源的同一性哲学（Identitätsphilosophie）。佛尔克极可能想到了谢林，因为谢林的同一性哲学“是基于他的绝对者概念的哲学，在这种概念之中，理想和现实、主观和客观其本质相同”^①。总而言之，正是德国的唯心主义为王阳明在许多欧洲本土文献中受到欢迎铺平了道路。

四、结 论

总之，在欧美，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重要的王阳明学术研究。由于王阳明思想对德川幕府和明治时期的日本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从19世纪后期在中国掀起对阳明学的兴趣，都使得王阳明成为驻东亚传教士以及研究东亚的专业学者的关注焦点。亨克最先对王阳明的作品进行主要翻译，一些学者也创作了专著和论文，并且他也被纳入德国和法国的中国哲学史中。如今，虽然这部著作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但是它确实呈现了王阳明的生活和思想概况，以及解读方面的一些问题和比较。

（伊来瑞，美国中佐治亚州立大学历史政治科学系，
历史学副教授，中国历史学博士；
译者：王英 美国翻译协会认证自由译者，绿竹翻译公司创始人，博士）

^① Raymond Williamson, *An Introduction to Hegel's Philosophy of Relig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4, p. 70.